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二

四照堂集十六卷（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校勘記一卷 王猷定撰

一

天愚先生詩集六卷天愚先生文集八卷天愚先生別集四卷（缺卷三） 謝泰宗撰

一四三

天愚先生詩鈔八卷天愚先生文鈔八卷附錄一卷 謝泰宗撰

三五七

和古人詩一卷和今人詩一卷和友人詩一卷野外詩一卷 毛晉撰

五二三

徵音詩集一卷歸懷詩集一卷燕箋詩集五卷 張縉彥撰

五八三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平時文人傑出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西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君亡友王季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於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栖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駿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哀然一集俾予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于其先南州人世其尊

四照堂集序

豫章叢書

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于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叠臻始遊廣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詞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瀏漓渾渾脫取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問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與會胥屬而後免起鵲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洒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問友人謙集卽席賦詩于一類然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布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

四照堂集

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與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更從旁爲之點首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文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閒多怪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于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於武林于一曰公返耶濟叔無恙耶聞濟叔與予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盧中某詩或某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于至性而人之怪

四照堂集序

二

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絀遇有所遺贈不能如僮僕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吝數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貨盡散畧無餘蓄不能盡刻其生平之文間有授梓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死矣尙不及其時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之友者之過耶于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叅以于一庚寅授余俾入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撫掌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

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死矣惜于一之詩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于二三同志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隲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隲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于此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尙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康熙元年歲次壬寅陽月豫儀同學周亮工題于賴古堂

四照堂集序

三

四照堂文集目錄

卷一

書

與顧亭林書

答毛馳黃書

與友論文書

卷二

序

榕庵序

客紀詩序

元日冒雨尋詩序

留松閣詩序

東湖二仲詩序

閔賓連菊花詩序

四照堂文集目錄

二

許菊谿詩集序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序

嵒嶸山詩序

喬簡襄詩序

姜西銘詩序

朱寧文邢上草序

潛江如穆溪詩序

安雅堂詩序

宋遺民廣錄序

又代

表烈集序

印章續古序

大方便報恩經序

外孫袁子制義序

澹臺講疏序

印否集序

彭彥伯藏書序

卷三

序

賀李石臺攷績序 賀王錫予令郎入學序

補堂老人生子序 贈鶴林梁公序

贈喬簡襄歸晉序 贈紫峯道人序

送鹿谷崔君歸晉序 陳謫公詩序

卷四

序

宋榮公胡傳纂要序 昌谷集註序 代

贈張侍元序 代 送孫無言 錄序

贈三原梁君序 送魏雪寶序

四照堂文集目錄

二

馬制臺予告還朝序 代

卷五

壽序

壽司理武公序 代 李太虛七十壽序

包穉修七十壽序 孫廷評新齋六十壽序 代

羅震初六十序 代 羅太母龔太恭人八十序

李母王太夫人八十序

賀鄭水部士介公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黃母顧夫人七十序 吳母胡孺人六十序

賀王錫予壽序

卷六

壽序

侍御姜公壽序 壽少司馬李公序 代

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六十序 代

太學士王公六十序 李母陳太夫人壽序

壽喜崇素四十序 壽盧樂居表兄六十序

侍御姜公壽序 壽武城方君六十序

卷七

傳

太傅新樂侯劉傳 熊孺人列傳

四照堂文集目錄

三

張仲明先生傳 梁烈婦傳

孝烈張公傳 兵科給事中張公傳

李一足傳

卷八

傳

孝廉張公傳 許氏七義烈傳

樗叟傳 杜昌之先生傳

王瑞虹先生傳 洪母汪孺人傳

毛母許孺人傳 孝賊傳

湯琵琶傳

卷九

記

滁游記

閒情閣記

得樹庭記

石圃記

寒碧琴記

義虎記

桓囂記

卷十

碑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重修五司徒廟碑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又代

四照堂文集目錄

四

重建文選樓碑

又代

卷十一

祭文

祭侍御李少文文

祭萬年少文

祭尙寶丞劉公文

祭梁君仲木文

祭姚亦方文

祭高母張太夫人文

祭李觀生文

募疏

揚州募建許眞君行宮疏

黃山慈光寺募疏

代笑隱菴募疏

募修興教寺藏經閣疏

卷十二

雜著

錢烈女墓誌銘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溥陽手蹟事

書陶菴集後

表貞遺墨弁言

觀道說

餘中說

古月頭陀書經紀事

德全禪師紀

聽琴詩引

介壽編小引

蔡德卿結菴小引

題明宣宗畫冊

四照堂文集目錄

五

跋紫苔山房帖

跋董文敏公書

跋馬忠節公壽劉母序

題馮大將軍像贊

明老儒孫聯所像贊

柳敬亭爲左宰南寫照而自圖其像于旁識不

忘也予爲之贊

戲論紅拂伎奔李靖

菽園賦

四照堂文集卷一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書

與顧亭林書

日從冗隙中快聆緒論受教良多僕自慙老馬不堪鞭策而世之謬愛者復欲強之歷九折之坂而不已此顏闔之所謂必敗也北者鬱火上炎病發兩目不能窺隻字昨稍平復取足下救文格論讀之如飲良藥因思學人通病在于讀書寡識不能觀理而又執心粗翹急于見名始不能疑何繇得悟如是者安可

四照堂集一

豫章叢書

與之上下今古言文章得失之故乎足下學殖既富勤且敏矣更心析秋毫遇一事一物如赴大敵必以全力注之此古人之所難也但中有一二則願共商權未必有當願足下教之書云不當爲人作傳僕向與錢牧齋先生言之亦如足下云云也退而思之殊不盡然古人輅軒所採每據家乘以爲國史故太史公以司馬家傳纂入史記范史以鄧禹傳稿列于漢書他如麗娥傳爲皇甫之私筆高士傳屬中散之野編推而至一家言若華嶠漢典張勃吳錄魏澹魏書車頻秦書王隱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中間皆有列傳

四照堂集一

二

豈皆身列石渠金馬之班方可與銀管麟角之席乎且作者審時孔子以尼山布衣痛世道之亡而作春秋知與罪總不暇計學者無孔子之聖自不敢妄擬褒誅然史有時不在朝而在野蘭臺不能守經草莽自當達變不然天下之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著于後世于後死奚賴焉若曰誌銘行狀亦足傳矣誌銘行狀一家之私言也其爲人子孫者求顯其祖父吾始得援其實而志之苟其子孫之無求于吾止當作傳不當作誌狀若無子孫無墓又無生平履歷之可紀其大節不過數事此可以爲志狀乎故愚以爲無妨作傳者此也據論年號當以實書竊謂義以事起制因時變故改元編年在漢後遂爲正朔之巨典尊卑正僞于此攸分倘雜用各國年號豈所以大居正定一尊乎且後代與前朝不同紀號較紀數畧重原不得以春秋侯國爲例蓋春秋魯史也有內外之殊無上下之體故鄭僑四年鄭簡元年皆可彼此互言相爲主客若綱目紀年實以天子臨庶邦正統厭偏霸冠裳未可倒置眞僞未可齊登愚以爲南北朝之諸君唐末之十國不妨分注年號以明列土相敵莫爲君臣乃若三國魏吳晉之十六國宋之遼

金自當統于所屬尊無二上又烏得紛紜雜出漫無紀綱乎至天鳳地皇諸號茲特新莽篡漢海內無君不得不姑以大號歸之亦從實以書無礙正論也據云非三公不得稱公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稱公此而爲僭則齊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爲楚之邑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其號耶此說之不能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驪山中道多遁散謂眾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此以卑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媼曰公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量

四照堂集一

三

錯議削六國錯父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遂指其十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涸公古樂府題有公無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若所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類者必以其名冠之是矣然公旣定爲三公之稱公侯釋徒迥不相及以王公之號加之縑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甫之稱明公贊公又何以說耶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僕嘗薄古之文士好爲攻擊者多矣雖孟堅蔚宗皆所不免若歐陽之與子固論氏族書以

無文考究不能周悉爲恨而晦菴之與象山東萊折衷理學往反至以十數此皆意圖相盡非有所排竿也知足下不以爲罪

答毛馳黃書

猷定頓首頓首僕自遭亂飄泊廣陵南北舟車之會多所接遇得以周知四方之賢者聞西陵諸子有足下善爲詩古文辭式間願見宜辱埽門竟以川途遠絕不得時時望見顏色城闕之嘆曷日無懷昨介夫至承足下書謬爲推譽及惠所著譔僕覽之穿綜百家佃漁六學駁駁乎古之作者矣僕何能復爲足下

四照堂集一

四

言昔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云班固藝文志所載及唐四庫書目其存者百不一二悲其言之工而不得一傳後世無異飄風好鳥之過耳僕爲悚然自懼且年老矣又復善病不敢爲文亦不敢論文乃足下當今作者而又虛懷若谷商于僕無所短長之人敢不書所見以暢足下之旨來書云理可明則文傳理事可述則文傳事文章之道盡于此矣然文傳理莫過于經升東嶽而知取山之剝旋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滄茫也陽明子曰聖人憂後世而述六經猶富貴者之父祖慮其產藏之積或至敗散而記籍其所有以

遣之使子孫世守而受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譬之毒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六經爲吾心記籍而綴詞之家反欲廢焉此陽明子所以傷也若文傳事莫過于史昔者馬喜馳騁班尙裁制子長胸多憤激自爲文章故馳騁而易工孟堅一代史臣故言必簡練各有短長未可優劣晉宋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陳壽不學而能自成一家之言然爲父貶孔明沈約魏收

四照堂集一

五

之徒多用私意爲抑揚失是非皆史家之弊也昌黎之才奚患不史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議曹王碑多軋苗之請宗元以史筆推之至矣而韓且勿任也今人纔學制義即便作史無其才無其位無其心則是非益淆亂且孔子不敢自居史官之列而歸其權于天子況下此乎即以馬班而論之各自爲史史百代而有餘合而爲史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至遷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至固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亦足以見文傳事之難矣且

非經自經而史自史也經不得史無以證其美刺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老泉之說然矣而未盡也經可以爲史史不可以爲經也尙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非史乎禮經紀一代制作而檀弓其史之至簡者馬班非所望也故春秋詩書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檀弓以詞爲褒貶者也司馬班氏以事爲褒貶者也而要之以明道爲斷夫六經明道之書也道者所由適于事之路而見其理之端者也聖人之道如坦途諸子之道如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樂津

四照堂集一

六

梁適斜徑者苦荆棘人將爲其樂者乎人將爲其苦者乎是以騏驥雖良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有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經以聞道烏能斷古人之是非以文章垂世哉僕非有知因足下之明問而畧言如此而足下固無俟僕之言也所遲荳蘇書不盡意

與友論文書

頃辱足下書示僕以今之爲文者如漢淮南云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冒以綺繡尸祝均衽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其已成之後則壤土剝草而已矣始

信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麗也魯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之幽且閨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楹櫨棖杙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莖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于體之中者也古人之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石謨訓之垂也正大燁煌如綉如綸詔誥之頒也簡牘嚴厲觸目警心箴銘之誠也羅列理亂確證古今

四照堂集一

七

陳事之忠也按剔謬戾顯彰好惡繩糾之直也聲義致討墨墨梅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敷功明明弼弼廟堂之頌也以至感懷而造端則畢然四望皇然遠慮之無窮也贈答而抒思則融然怡懌鬱然纏綿之靡盡也慷慨而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艦輶陵闕園囿殿臺之必蔚贈也游覽而寓意則島阜陂渚麟植羽毛寒燠晦朔杳冥變怪之必流連也若夫張皇撼動發必穿之則爲說士掉闔之術擷葩擧英詞必銜巧則爲騷人文士之習嘶吻棘喉索隱窮異則爲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畧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

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楊元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于立體而體之所急急于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以貫之範古以宏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

四照堂集一

八

獨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灤灤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耒耜不可一日而闕如黼黻丹青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于豐玉荒穀不能相兼春華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益于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于世是固

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于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
答足下試寓目焉其以予言爲然否

四照堂集一

九

四照堂集卷一終

四照堂文集卷二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序

榕卮序

人之才傑者能傳其身止耳孰能傳人傳人止耳孰
能傳地傳地止耳孰能傳草木至于傳草木而其人
詩人文人也抑非第詩人文人也元亮先生寄子榕
卮近什余讀之異焉先生著書等身不汲汲自爲壽
惟收拾網羅其鄉先達暨四方天枉舊交之遺文殺
青恐後日傳萬紙是非所謂傳人乎先生所至所居

四照堂集二

一

豫章叢書

不期崇飾而獨于古賢名蹟湮滅是懼樵川詩話有
樓翼然遂堪千載是非所謂傳地乎乃今而榕卮其
集也三復其詩凌陶轢鮑高深要眇恍然如坐千畝
之蔭而積翠橫流酒波微漾則草木亦傳矣操是以
往樓桑不得以魁奇爭廟柏不得以高古爭大樹不
得以雄杰爭子荆之松彭澤之柳和靖之梅不得以
小有致爭必也求其配其召伯之棠乎詩人所謂勿
剪勿拜者也然召伯不以能詩聞而先生之名章迴
句使此樹被其光華則草木之遇先生視古尤幸而
余獨竊有慕者先生來書云頗與酒人遊故謂之榕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〇

后酒人爲誰使余得廁其間則余亦傳哉

客紀詩序

客紀詩余鄉羅訥菴先生遭時抑鬱之所爲作也王子讀而嘆曰子于先生非所謂居則同里而遭亦同時者耶丙戌余先生別里門渡淮循山以東過齊魯之墟憇幽州復返居陽平者三年而後乃知先生客天長之小關然則客途之長且久未有如余者也而余不知其爲客也及余客秦郵水寇數百里人來輒問曰小關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若也再客廣陵歲饑人來輒問曰小關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

四照堂集二

二

若也至是余始知有客意焉辛卯八月先生來邗上余訪之西寺先生顧余驚曰異哉吾昨夢與子吟詩詩曰亂後逢君瘦如子更白頭噫兩人六載不相見而面皺髮宣若此豈非客之驗耶于是續夢中詩成使余和已乃索其小關所吟者歌之使人忽而越南治忽而遊巨海忽而行麥光宮秦之間忽而墮空坑厓山之畔忽而見故鄉戰壘焉忽而見父母坵墓焉愀乎恤乎何其感人一至于此則甚矣客之有功于詩而余之無功于客也客亦何負于人哉顧有幸不幸耳杜甫陷賊中脫身西走而受拾遺幸矣及出爲

華州掾則似不幸入蜀後依嚴武幸矣蜀亂逃梓州次雲安移夔州以至下峽走荆南而卒老劍外則似不幸夫時與地第較量于世所可少之人甫竄其身于四十年中僅收餓殍拾遺之涕究其所傳者安在而幸不幸非所論也先生行之類于甫也以拾遺而詩之類于甫也以客今天下之爲客者衆矣而工於爲客者不槩見何哉蓋以客于一時者多而客于天下萬世者寡也客于天下萬世矣則何悲之足云先生其可以夷然遊于世矣

元日冒雨尋詩序

四照堂集二

三

趙子孟遷有詩癖每酒酣不平遇山水友朋必叱咤跳擲不吟詩不已歲除天臘則例有紀自以爲詩歷不求工也壬辰上日欵予扉甫見不交一語投以除夕詩卽反走予曰何爲趙子曰趁此日尋吾詩所在予曰安在曰吾詩在梅嶺蜀岡一帶十五年委棄于此幸今遇之他日名山物無失也去出北門之梅華嶺嶺旁爲史相國漣衣冠處拜而去會天雨倉皇走斷烟荒草間左右四顧執樵者問曰若知隋皇一片土耶樵者曰客何爲者告之故樵者笑趙子亦笑于是具告以寶城迷樓瑩苑平山諸勝且爲指點前代

戰壘及興亡之事趙子且悲且喜仰天大叫顧其僮
曰安所逃雨乎雨左則袂鄣以左右則鄣以右卒一
一至其地次第憑弔而歸行市水從頂下口哦哦不
休塗之人咸目之莫測其故也次日示予草備述其
踏蹤尋詩狀王子曰詩之于人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凡人所爲必其不可已者而後傳趙子可已而不可已
其中必有獨得者存而工者顧失焉趙子傳矣作歌
以贈之

留松閣詩序

往余與盧龍韓子新言古今興亡之事甲申後草木

四照堂集二

四

告哀天下之所留者寡矣韓子曰有一物焉垂五千
年不亡吾圖畫其形今以贈子脉之則大驪山軒轅
老松也懸之茆堂靈光沕穆如見古帝爲歌以紀之
後之京師弔故宮及公卿邸第見報國古寺雙松裴
回不能去則又託之詩歌嗟乎以一物之微而繫余
思若是毋亦有甚不能忘者存于其中耶歛之孫子
桴菴情深于余十年客廣陵欲歸不得無以攄其憤
懣不平之氣寓之于詩至饑渴困乏不自知見處士
之爲詩者不計工拙棄百事而求之吾知其志之悲
也桴菴告余曰吾家雷溪之側有松如蒼虬蒼蓋偃

覆夜現赤光眾鳥不敢窺颺發則數里外如聞波濤
甲馬聲宋元豐間物也吾閣峙焉十年詩將藉此以
傳故以名噫桴菴思深哉世之變也志風雅者當紀
亡今不紀亡而紀存蓋言其僅存者有深于紀亡者
也思老成者紀人思中原者紀地至老成中原付之
涕淚不可問而紀草木則草木亦能傳詩哉今夏揚
州聞江上兵至傾城奔竄桴菴堅處委巷中吟詩不
輟嗟乎視世之巧于避禍而自爲工于詩者何如也
今而後有慨于興亡之故者讀留松閣詩又不徒言
甲申之事矣

四照堂集二

五

東湖二仲詩序

西昌有兩耆碩仲暘子妻兄宣仲則執友也兩公皆
明德之後有聲名于時卜築東湖人謂之東湖二仲
云仲暘負才高放後學道于紫柏老人閒爲詩不欲
以詩名王子見之京師予方童子也宣仲性元曠不
喜見賓客見亦未嘗言詩惟焚香燕坐而已予居湖
上兩公年皆六十餘徐亭蘇園間輒共晨夕所聞皆
嘉隆先輩長者言甚懼也迨國變而兩公死予浮家
江淮南浦人來言戊子後東湖蓬蒿十里白晝多鬼
哭又十年而兩公之子孫竟無存者獨予與伯璣從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一一

兵火遺篋中搜其殘詩刻之以傳鳴乎能不悲哉旅人王猷定題

閔賓連菊花詩序

年來畏詩如赴敵裹甲不敢窺城下故筆墨甚寡而世士出疆之贄在焉匪是則士不祝鮀其奚以免甚則走四韻于蘊斷燔間賈焉乞焉已矣嗚乎風氣日下吾不紀存而紀亡屈宋以降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感物色而亡興會今之所亡者何等也予于此輒悶默無言私與一二同志曰此道易近而難犯易近者狂夫孺子所不

四照堂集二

六

禁難犯者耆儒宿學所不道而世何偏欲犯之以自取桎梏爲亦有以輕重大小之律告之者乎其說近于爰書暴人之情昭于黑白海非不廣也至于弱水則不能汎羽自非通人難與解此閔子賓連余夙欽其才始而集杜子見而賞之曰此非閔子之詩而固閔子之詩也已緘其全詩示余久而未有以報蓋余知閔子之才可以無所不有猶欲進之以無所不無凡人之情始而喜旣而厭厭斯離離斯畏畏斯入矣菊花三十咏是其離有入無時也吾聞閔子居三阿苦雲牛臥不妄爲人所破閉戶日讀離騷斯其人豈

輕爲詩以干公卿者哉閔子母憂貧餐秋菊之落英吾與子歲歲澤畔吟焉可矣

許菊谿先生詩集序

中鄉乃有許氏之學以澹靜爲宗菊谿先生承其家學以風雅聞于天下一時慕其風者爭進惟恐後余嘗聞鄆城有菊水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皆飲此水以自綬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尙先生實家臨之厥有自矣先生自登仕版遠罹冠亂挑刀走戟塞滿南陽乃溯襄水歷彭蠡崎嶇九折而意氣自如逮干戈甫定秉節秦嶺秦固有商塞卽沛公攻武關繞嶢

四照堂集二

七

關踰箕山擊秦軍最險要處而上洛黃川亦春秋寇盜之藪匿矣塢壁弗靖先生處魚難蠱尾間朝携壯士暮接詞人以眉鼻磨墨吟嘯于白雲之堂噫非得力於淡靜而能然與莊生之言曰苟能無解五性擺聰明則萬物炊累而其居淵靜先生無喜怒哀樂無慮嘆變愁一詣乎詩是以會心而出六集臻焉其何能以不工詩之道吾能言之其發也若千鈞之弩一舉透草縱之則文漪落霞一入促節則怪雨盲風窈窕變幻而荷一收之則橐聲一擊萬騎忽歛斯物也道攝之矣而世強以有累之神合之不亦悲乎昔

先生家休文流宕以來津塗四塞三江五湖盡爲敵
庭休文經歷東甌閩越之國絕糧茹草漂蕩風波而
後得成英奇偉士張融廣越嶂險史稱其行關入浪
宿渚經波獠賊將執之而融方作洛生咏鳴乎其天
定哉抑有江山助歟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深非旦夕
也金陵古帝王州觀察奉三尺糾吏民其柄方視中
執法等先生經濟之餘翳然林木中觴咏陶然豈世
所得而及者哉予別先生十餘年習知其家學因以
識其所學之本而復述其境遇使學詩者先明其所
宗無漫言風雅可也

四照堂集二

八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序

去夏余渡京口訪姜張兩先生于北顧適兩先生刻
七言近體成余序而傳之一時海內之言詩者翕然
嚮風旣一年予躑躅長干極涕淚悱惻囂凌詬辱之
事而未敢一見之詩今夏有客言兩先生來廣陵溯
流往從及見而兩先生五言近體又復哀然成集其
間山川觴咏友朋贈答之情無一不見之詩余屏慮
讀之高響可以至于天而中有希微寥泝之音則人
未之聞也蓋兩先生得古人之神以淺得深以真得
幻以樸拙瘦硬得變化雄動所謂月明冰化無之而

有者也嗟乎江河日下山鬼行吟予之緘口此道久
矣兩先生挺然特立以古人之心行之山川觴咏友
朋贈答之間而余以涕淚悱惻囂凌詬辱之况謬托
知音得無不類乎哉昔人謂詩必窮愁而後工以今
觀之事殊相反乃一見之詩一不見之詩其故謂何
也

峭嶸山詩序

盟津王藉茅先生以太史藩屏江左旣二年入覲于
朝將梓其詩行世問序于王子王子讀之作而嘆曰
詩之闕于世運豈不然哉古者採詩之官屬之太史

四照堂集二

九

以觀民風嘗讀詩三百篇其間征人思婦戍士農官
之詞不過里巷歌謠而已何以叶宮商被絃管使千
載而下詠嘆淫佚而不能已雖極後世之才人無以
過竊疑陳詩者有以文飾之此其人非通于政與樂
之微者不能故嘗恨不一見古太史之詩也自採風
貢俗之典廢里巷歌謠不達于天子而民間之詩亡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史氏所以紀王政之得失
者也王政不存于詩而存于史今先生以史氏出爲
採詩之官則王政旣存于史而又存于詩先生蓋合
詩史而一之者也所以然者先生之于詩根柢三百

篇不爲一切浮靡之音力追雅正詩與政通也爲其
近于樂也天地之元聲世運之升降于是乎在吾不
見古太史之詩今得先生之詩而讀之不可以想見
之歟夫江左在春秋時不與會盟陳詩觀樂皆非其
地至六朝而後庭玉樹之音作去古益遠先生倡明
風雅江左之風俗悉形之咏歌以獻當寧繼探風之
盛則是役也不獨政治之得失可攷而知而民間之
詩因之以不忘其所關於世運爲何如也先生之意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曰然詩固吾家事也先生
家世太史能詩者其尊人文安公也

四照堂集二

十

喬簡襄詩序

今年秋余辟亂于高郵之盧堡饑驅至淮甯閭子再
彭嘉樹軒時烽火達淮泗韓侯臺前馬矢塞斷又時
傳湖水稽天將穿屋老穉棲浪頭旅魂數驚忽疽發
賴友朋周旋得強飯而喬子簡襄尤朝夕餽問不少
間私念丈夫不能學韓侯提兵百萬以與項籍戰而
第感王孫之一飯亦可羞也士亦惟知已爲足重耳
一日晨起喬子扣扉執贄北面長跽以請余貽曙謝
不受既不獲辭久之喬子錄其近詩以質余曰吾知
子之詩矣人倫相與以情而莫真于患難之際三百

篇情之祖也北風雨雪携手同行者彼何人與邢衛
之不恤旄葛譏焉然讀其詩雖至瑣尾流離不忍遽
絕而其旨仍歸于和平此古人之厚也世俗偷薄至
今日極矣余與喬子處戎馬崩騰之日驚心潸淚俄
刻萬狀有骨肉不能自保宗黨至相隱辟而喬子乃
勤勤懇懇未嘗一日暫離乎前其孰使之此其中有
必不可已者存焉不可已者山川所不能阻劍戟所
不能奪謠詠排擊所不能撓亂何者水溼火燥天地
之經雖沸鼎浴淵而性終不變也聲詩之盛至今日
抑又極矣間有鏤心剝腎詞雖工而余望之若瞽者

四照堂集二

十一

誠惡其中之薄可已而不可已者也喬子深情內蘊輪
囷盤鬱發而爲言如人之歌哭情至而莫能自喻余
是以未讀其詩而知其工也語云事變之來未知所
移喬子益展其才將必有大過人者余序喬子之詩
特有感于一時患難知己之情而亦以使天下之讀
喬子詩者明作詩之有本也

姜西銘詩序

姜子能詩余初不知姜子之能詩徵之于其志也厥
志維何曰事關忠孝者吾爲之然姜子儒生也而善
貧不得志于時曷行其志余少聞之長老云萬厯初